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
第六十八回 孫給事捨命評本 徐國公抬像叩關

心丹全不避艱危，鐵板評章誓莫移。子繼父兮忠貫日，母能大義仰坤儀。

再講給事孫成道：「今日早朝，上諭各官評本，可笑六部九卿，面面相視，不敢領旨。獨我不怕奸臣，出班評本。聖上大怒，傳旨明日若有人再評此本者，全家斬首。我想：忠臣不怕死，怕死不忠臣。明日早朝，再評此本。倘然朝廷震怒，全家處斬，也是甘心。」想定主意，就起身來到壽器行。跟隨的家人問道：「老爺到此何事？」孫成道：「買一件東西。」跟隨道：「什麼東西？」孫成道：「我明日要死，先買幾副棺木。」

家人心中暗笑，便說道：「老爺不要做官便罷，為什麼要死起來？」孫成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倒是死了乾淨。連你明日也不免矣。」家人不敢作聲。

孫成道店看過，都不中意。後到一店，見許多貨物，便叫道：「店家請了！」店主還禮道：「相公請了！到店有何貴幹？」

孫成道：「要買棺木。」店家道：「不知相公要買行材的，要買沙方的？」孫成道：「行材也要，沙方也要。」店家道：「相公要幾口？」孫成道：「要買行材七八十口。」店家道：「敝店是要一口一口零星碎賣的，若是行販，便不肯賣。」孫成道：「照時價估值便了。」店家道：「如此行材三兩一口，也有五兩一口。」孫成道：「可有沙方麼？」店家道：「沙方也有，請內面看。相公，這一口，紋銀一千兩，這一口紋銀五百兩。」孫成道：「這樣貴麼？」店家道：「相公，這一口只要五十兩。」孫成道：「只要五十兩就是了。店家，你可認得嗎？」店家道：「小人不認得。」孫成道：「我就是給事中孫成。」店家忙忙跪下道：「小人有眼無珠，多多得罪。」孫成道：「買賣不須下禮。」

我有黃金二百兩，要沙方三副，行材八十一口，明朝抬往西郊法場伺候。店家，我還有一言，我明早早上朝強諫，情願全家處斬。若是把棺木用了，就是與你完了一事；倘蒙聖上赦免，棺木不用，你便抬回賣與別人，這黃金也送了你。」店家道：「多謝老爺！」孫成吩咐完了，主僕二人舉步回府。店家想道：「朝中多少官員，那個及得他這般忠義。伙計過來！你去燈籠店無字燈籠買二百個，紅紙買二十張，剪就『忠臣孫成』四個字，每個燈籠上貼了，明早伺候。」伙計答應一聲，各去預備。

孫成回府，即差人去買魚肉，要三十桌酒席。眾家人紛紛備辦。又要麻索一百條，家人也買到。又發帖到兵科衙門，請撥家將二十名聽用。兵科陳爺看了帖，即撥家將二十名來到孫府進見孫成，跪下道：「兵科家將叩頭。不知老爺有何吩咐？」

孫成道：「起來，勞你的十個前門把住封鎖，慢慢食酒。十個把住後門，也把門鎖了，慢慢食酒。我家內共八十一口，不許家人一個放出。」家將領命去了。

孫成退入堂內，來見母親道：「母親在上，不孝孩兒拜見。」

太太道：「呀呵！好端端的，為何這般禮數？」孫成道：「母親聽稟：只為舊臣海瑞老爺，他是先帝恩官，因奸臣張居正屈害忠良，欺君誤國，海爺心中不服，來京上本劾他六款。聖上傳旨兩班文武評本，還是張居正有理，還是海操江有理。不想那百官都是貪生怕死之人，並無一人領旨。孩兒心忿，出班奏道：『張居正罪該滿門處斬。』聖上大怒，道兒妄謗大臣。傳旨如有人再評此本，全家處斬。呀呵，母親呵！欲盡忠就不能全孝，伏望母親恕兒不孝之罪。」夫人聞言大悅，道：「我兒呵！你父當日要作忠臣，幾次花綁衙刀，為娘也曾綁赴法場，至今名標青史。你今能承父志，強諫君王，不特忠臣，還是孝子了。」

連忙起來，又入房來見夫人道：「夫人，下官今只一言相告，夫人休得見怪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說哪裡話來？常言道：婦人三從四德，夫唱婦隨。相公有何話說，妾身那敢違背？」孫成道：「這也難得。夫人呵！你道是什麼事？」夫人道：「相公不說，妾哪裡得知？」孫成道：「只為海瑞來京與張居正作對，奏他六款。萬歲叫人評本，我評張居正罪該滿門處斬。萬歲大怒，傳旨明日再評此本者，全家誅戮。我明日上朝，又要評此本，萬歲必然斬我滿門。我已與婆婆告明，特來與你說知。」

夫人聞言，半晌不開口，腮邊兩淚交流。孫成道：「夫人呵！

豈不知死生有命，那怕白刃加身？今日下官辦有水酒，請夫人不必悲傷，開懷飲酒。」孫成說罷，抽身來到廳堂，吩咐即刻排席內堂，請老太太。

徐氏夫人含淚來到廳堂，婆媳相見，行禮完畢。太夫人道：「賢媳呵！你乃開國功臣之後。你父因你公公為國捐身，把你配與我兒成親。難得你丈夫今日為國盡忠，也不枉你父親之意。

自古道，死生有命，何必悲傷！」孫成道：「母親請上坐，夫人你去西首坐，孩兒東首坐。」

三人坐畢，叫道：「家中男女過來，府中除去廚子、水火夫、僱工的不預席，其餘大小共有八十一口，我老爺備有二十四桌酒，你們坐了。前後門有陳府家將二十名，前門三桌，後門三桌，一同飲酒。」眾家人道：「老爺平日家法最嚴，小人怎敢與老爺、太太、夫人同坐？要老爺說明，小人才敢就座。」

孫成笑道：「只為我明日要上朝評本，聖上若然發怒，必把我們處斬。今日這酒，叫做團圓酒。」家人等唬得戰戰兢兢，忙跪下叫道：「老爺饒命！」孫成道：「你們不要怕，落得飲酒。

怕也要死，不怕也要死。」太夫人道：「眾家人且站起來，開懷吃酒。你豈不曉老爺的性子？如今不必多言，吃了酒，明早同老身們齊去法場走一回。倘然朝廷恩赦，卻不道恭恭喜喜回家。」

內有一個老管家說道：「兄弟，你不要怕，我當初也曾跟先太老爺同綁法場，復得回來。今日既蒙老爺備酒，且落得醉飽一番，明日再作主意。」有幾個不怕死的同聲說：「也是。」大家流星趕月，喝拳行令。

看看吃到三更時候，孫成席上抽身，手執酒盅，跪在太太跟前，說道：「母親，不孝孩兒敬酒！」孫成將酒獻上，太太接過飲乾。孫成又斟一杯送與夫人道：「下官也敬夫人一杯。」夫人接來也飲乾。眾家人婦女一同跪下：「小人們也敬太太、老爺、夫人酒。」三位也接過飲乾。

堂上飲酒已畢，太太忙忙出位道：「我兒如今先把我綁起。」

孫成道：「是，母親請坐，待孩兒拜別。母親呵！枉養孩兒半世，今朝反害母親。養育之恩，今生料難報答，只願來生報答親恩。」說罷拿索在手，先將太夫人綁了，後將夫人綁了。說道：「叫陳府家將入內！」孫成吩咐道：「你們將我滿門八十一口男女，盡行綁了！」家將領命，眾人綁完。孫成叫取一條長索，將個個臂膀穿上，叫抬進三乘轎子，將繩索結在太夫人轎槓上。開了大門，燈籠點著，點得如同白日，俱望西郊法場而去。又吩咐廚子、水火夫、僱工人等道：「我今上朝，你們把前後門關好了。」眾人一齊答應：「小人們曉得。」

孫成舉步來到朝房坐等。那棺材店主人到五更時候，忙忙叫齊伙計，將棺木抬扛至法場，點起二百個燈籠。只見法場俱是「忠臣孫成」四字，照得如同白日。太太見了心歡道：「我兒有此忠心。」家人也有哭，也有笑。那哭的問那笑的道：「哥哥，死在目前，有什麼好笑？」那笑的道：「兄弟你看燈籠上，多寫『忠臣孫成』四字，豈不快活？」

不表法場鬧熱，再講萬曆天子五更登殿，說道：「今因先帝舊臣海瑞，與張太師作對，上了六款，款款俱是大罪。寡人難以分別曲直。不想給事孫成也敢出來評本，奏張大師該滿門處斬，甚為可惡！所以寡人傳旨，再有評此本者，滿門誅斬。

諒他今日必不敢再來評本。但那海瑞果是忠臣，昨日朕見太后，太后細述始末，十分尊敬他。諒他今日必又劾奏，叫朕怎麼處置呀？」

那百官都上朝了，內侍傳旨：「百官有事啟奏，無事退班。」

那內侍話猶未畢，班內閃出四個大臣，俯伏金階奏道：「臣吏部一本，為升任員缺事。」「臣戶部一本，為奏錢糧事。」「臣都察院一本，為不法減憲事。」「臣海瑞一本，為藐法欺君事。」

接本官接鋪在龍案，聖上看過道：「吏部、戶部、都察院三本，候旨定奪；海恩官這本昨日看過，何必再上？」海瑞道：「臣昨日雖上，未蒙聖上准行，故此今日又上。若是今日聖上不准，明日又上。若蒙聖上准了，臣就不上。」皇爺道：「恩官老了，差不多些罷了。」海瑞道：「臣薑桂之性，至老愈辣。今日萬歲若不准臣所奏，老臣必碎首金階。」

聖上正在兩難之際，只見孫成出班，俯伏奏本。聖上道：「孫成，今日所奏何事？」孫成道：「臣當評本。」聖上道：「又評何本？」孫成道：「評海瑞奏居正之本。」聖上道：「今日怎麼評法？」孫成道：「依前評法，張居正該滿門處斬。」聖上勃然大怒：「寡人昨日傳旨，再評此本者，該滿門誅戮。好大膽潑官，又來評本！敢是要死麼？」孫成道：「啟萬歲：臣母、妻及一家男女共八十一口，早已綁赴法場候旨了。」皇上拍案大怒，喝道：「綁了！」直殿將軍趕上，將冠帶剝下，就綁了。聖上又傳旨道：「將孫成押付法場，並滿門一同處斬！」那海瑞見了。心中大怒，大叫道：「萬歲使不得！」趕上龍牀，正要銜衣強諫。聖上吃了一驚，忙忙跳下龍牀，退入後宮去了。

海瑞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我看聖上到這田地，作我海瑞不著。」

趕到法場，陪孫成同死罷！」大踏步來到法場而去。

到了法場，見孫成一家俱綁在這裡等刑，候旨開刀。海瑞抱著孫成大叫道：「孫先生，只望來京扳倒奸臣，報答聖恩，不想張居正安然無事，反害你一門慘死。我海瑞寸心如割，今特來陪你同死。」孫成道：「海老先生說哪裡話來？我孫成自願作個忠臣，與你何干？我到閻羅殿上告訴此情，老先生還要再尋機會，作了陰陽二路夾攻，必要扳倒奸臣，方消我氣。」

二人正在言語，不想來了一位救星，是開國元勳，稱第一位龍虎將徐電是也。徐電打圍回來，一路想來：「我祖徐達，佐太祖平定江山，蒙太祖封中山王之職，又賜打王金錘，上打昏君，下打奸臣；又畫龍像一軸。供奉在我家中。今日本藩到郊外打圍，得了許多野獸，好不快活，就此回府。」徐千歲一路行來，由法場經過，只見法場中人眾紛紛。徐爺道：「手下家將打聽，今日所決何人？」家將一打聽，忙忙回稟：「啟千歲，不好了！聖上將郡馬全門處決，不知何事！」千歲聞言大驚，立刻叫家將傳令，叫監斬官刀下留人，如有違令開刀，其罪不小。

千歲飛馬回府，吩咐左右把龍像請出，掛在龍車。千歲手執金錘，即刻來到朝門，三聲大炮轟天。聖上聽見，忙叫太監查看。回報是徐國公，請了太祖龍像，到朝見駕。聖上心中一想：「不知王叔今日何事請龍像到朝？朕當接見。」聖上出金鑾，同百官來到午門，接進龍亭，供奉殿中，就叫：「王叔，今日何事，請龍像上朝？有何本奏？」只見徐千歲手執金錘，怒氣衝衝，總不開口。聖上又道：「到底何事？乞王叔奏明。」

徐千歲道：「萬歲聽信奸賊張居正，屈害忠良，今日殺到臣妹丈的家裡來了。」聖上道：「御姑丈是誰？」徐國公道：「吏部給事孫成。」聖上道：「呵，朕實不知。今朕即傳旨赦孫成一家人朝見駕，加官壓驚。望王叔奉回龍駕罷。」徐千歲大喜，領了旨意，奉龍駕回府而去。

這朝中赦詔飛奔法場而來，監斬官接了，忙令軍士將孫成全家盡行赦綁。那家人八十一口男女，歡天喜地，一齊回府。

孫成來到金階叩首謝恩。聖上開口道：「賜卿平身。朕不知孫卿是朕御姑丈，倒著卿受驚。今賜卿御宴一席，與卿壓驚；再升卿為都察院掌堂都御史。」孫成正要謝恩，閃出海瑞，跪在金階：「臣海瑞啟奏：孫成該貶不當升。」孫成聽了想道：「呀！

海瑞莫是方才唬昏了，怎麼要貶起我來？」只見聖上問道：「海卿，孫成怎的該貶？」海瑞道：「孫成明知張居正是萬歲寵用的，他偏奏他斬罪，明是欺君，理該貶削。」那聖上原是不喜孫成的，只怕徐王叔厲害，巴不得有人劾他，便連忙傳旨道：「依卿所奏，該貶何職？」海瑞道：「今有湖廣荊州理刑陳大成任滿應升，乞將陳大成升署御史，孫成貶作理刑廳，兩相確當。」聖上便傳旨：「孫成速到吏部領憑，赴任供職。」各官退朝。

海爺對孫成道：「先生不要看我，我對你說明朝廷貶官有例，理應速行，不許耽擱。如若挨延，我便奏你違旨欺君了。」

孫爺口雖不應，心中實忿恨，把眼錚錚看海瑞。海瑞道：「你看我則甚？快些去吧。你要陰陽夾攻，我要內外夾攻。」孫爺心中不快，無奈回家，拜見太太、夫人。

太夫人道：「我兒，你娘今日擬九泉相會，不想蒙聖上天恩赦免，又加我兒官職。如今實授何職？」孫成道：「母親說也不信。孩兒因海瑞忠義，舍死評本，朝廷准家舅保奏，賜兒都察院之職。不想海瑞反奏孩兒當貶不當升。朝廷准奏，貶兒荊州理刑。他又對兒說，朝廷貶官，如若挨延，還要奏兒違旨欺君。想他許多年紀，天下大事也見得多，為何今朝七顛八倒起來？」太夫人聽了，說道：「兒呵！那海瑞忠臣，是有智有謀的人，不應如此，其中必有深意。為娘女流之輩，不解其中深意。你速去見你舅舅，一則謝他保命之恩；二則求他參解貶官之意。他是國家重臣，精於世故，必能參透。」孫爺道：「母親主見極是。」

孫成辭了太太，打轎來到王府，也不用通報，一直來到後堂，拜見王妃岳母：「岳母在上，小婿拜見！」王妃道：「賢婿常禮罷。你母子受驚了。海瑞怎保你？」孫成道：「岳母大人，小婿一言難盡」正言間，徐千歲來到，敘禮坐下，千歲說：「妹丈受驚了。」孫成道：「呵，舅舅，為臣理當如此。」千歲道：「好個理當如此！侍女們，備酒！」須臾，酒席排完。二人對坐，飲酒中間，千歲問道：「妹丈你去見駕，聖上怎說？」

孫爺把事情細述一遍。千歲聽了，開言便說。不知所說何事，下回分解。